

暗流、水流和障碍物

蒂莫西·林奇博士，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

小学教师可以将游泳和水上安全巧妙地融入八个关键学习课程领域（学科）中的任何一个，而且可以认为，随着国家课程框架的制定，教师将有更多机会和自主权来做到这一点。虽然这个提议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中存在一些潜在的复杂性，可能会成为障碍。

各辖区、系统和学校将能够以重视教师专业知识、反映当地情况并考虑到学生个人家庭、文化和社区背景的方式来实施澳大利亚课程。学校和教师决定教学法和其他实施方面的考虑因素。

Peden、Franklin 和 Larsen (2009) 进行了一项研究，调查了澳大利亚各地小学的主要水上安全问题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小学缺乏合格的、既有能力又愿意指导水上活动的教职员工。另一个发现是，没有水上安全资格的教师在指导水上活动甚至下水方面信心不足。学校教师缺乏信心及其对实施的负面影响与 Morgan 和 Bourke (2005) 进行的研究“职前和小学教师对体育教师信心和体育教师教育的看法调查”的结果相符：

教师拥有将游泳和水上安全融入课程的知识 and 信心至关重要，因为正如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所指出的，游泳和水上活动是澳大利亚社会构成的一部分。

引言

小学教师可以将游泳和水上安全巧妙地融入八个关键学习领域（学科）中的任何一个。可以认为，随着国家课程框架的制定，教师将有更多机会和自主权来做到这一点。该框架将取代更详细、更具规范性的管辖区教学大纲。澳大利亚课程和报告局 (ACARA, 2010) 也承认这一点：

对许多学校来说，这将涉及改进的变革，从而导致课程改革，改变教师对课程的看法，从而使游泳和水上安全更深入地渗透到教学中。因此，拟议的水上安全改革包括教师重视他们对儿童的影响，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实施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来减少溺水死亡人数

多项澳大利亚研究描述了课堂教师缺乏开展体育课程的资格，这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不足，从而未能培养教师的信心

调查小学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的复杂性

此外，一项作为博士论文开展的研究“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教育（BCE）小学引入昆士兰州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（HPE）课程大纲和政策文件的反应评估”发现，1999年HPE课程大纲的实施程度与教师在HPE学习领域的HPE资格、知识和经验水平相对应

（Lynch, 2005）。因此，可以认为，提高学校教职工的“游泳和水上安全”资格、知识和经验将使他们更有信心地开展更多水上运动项目，从而使学校教师能够持续地作为宝贵资源，协助提高公众水上安全意识和推广游泳。

Peden、Franklin 和 Larsen (2009) 的研究发现：在接受调查的小学中，88.1% 的学校将水上活动外包，最常见的外包对象是商业游泳教练 (36.5%)，其次是教育部门指定的游泳教练 (21.2%) 和社区教师 (19.2%)，所有这些教练都必须持有认可的水上安全资格证书。

水上活动的外包克服了澳大利亚提供水上安全教育的诸多障碍。根据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的说法，这些限制包括法律责任问题、时间和成本限制、不断增加的工作量、师生比例、难以应对不同的技能水平以及缺乏足够合格的员工。虽然这似乎效果不错，但人们仍然担心水上安全教育不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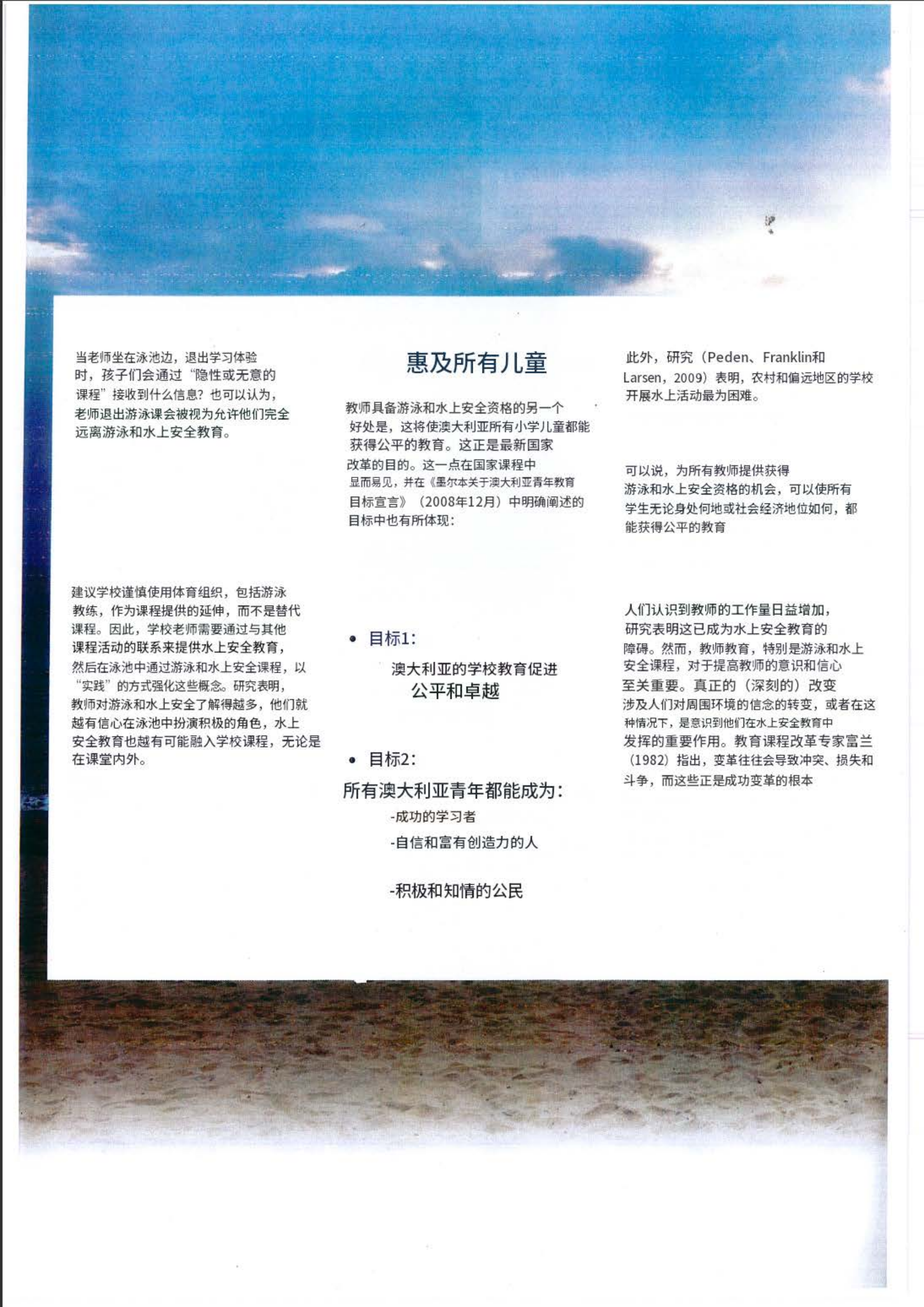
这并非暗示学校不使用外部机构进行游泳教学，也并非贬低游泳教练的专业知识，但教师参与可能是教育所有儿童并强化知识、技能和理解的一种可行策略。这可能包括教师在感到舒适的情况下下水，或者在泳池边参与，提供反馈，认可孩子们的努力和进步。这还包括外部教练和教师合作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。Whipp、Hutton、Grove 和 Jackson (2011) 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收集的数据发现，教师与外部机构合作与对体育活动价值的积极看法相关，使教师能够建立信心并减轻压力。

小学游泳和水上安全实践

在澳大利亚，许多小学通常聘请来自外部项目的合格游泳教练，这些项目通常与市政游泳池相关

此外，有人认为，当使用外部游泳教练实施的外部课程时，一些教师将无法在学生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中发挥作用

允许教师不参与游泳池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活动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，而不是他们最初设定的增强效果



当老师坐在泳池边，退出学习体验时，孩子们会通过“隐性或无意的课程”接收到什么信息？也可以认为，老师退出游泳课会被视为允许他们完全远离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。

建议学校谨慎使用体育组织，包括游泳教练，作为课程提供的延伸，而不是替代课程。因此，学校老师需要通过与其他课程活动的联系来提供水上安全教育，然后在泳池中通过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，以“实践”的方式强化这些概念。研究表明，教师对游泳和水上安全了解得越多，他们就越有信心在泳池中扮演积极的角色，水上安全教育也越有可能融入学校课程，无论是在课堂内外。

惠及所有儿童

教师具备游泳和水上安全资格的另一个好处是，这将使澳大利亚所有小学儿童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。这正是最新国家改革的目的。这一点在国家课程中显而易见，并在《墨尔本关于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宣言》（2008年12月）中明确阐述的目标中也有所体现：

- 目标1：

澳大利亚的学校教育促进
公平和卓越

- 目标2：

所有澳大利亚青年都能成为：

- 成功的学习者
- 自信和富有创造力的人
- 积极和知情的公民

此外，研究（Peden、Franklin和Larsen，2009）表明，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开展水上活动最为困难。

可以说，为所有教师提供获得游泳和水上安全资格的机会，可以使所有学生无论身处何地或社会经济地位如何，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

人们认识到教师的工作量日益增加，研究表明这已成为水上安全教育的障碍。然而，教师教育，特别是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，对于提高教师的意识和信心至关重要。真正的（深刻的）改变涉及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信念的转变，或者在这种情况下，是意识到他们在水上安全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。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富兰（1982）指出，变革往往会导致冲突、损失和斗争，而这些正是成功变革的根本



学校教师完成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的提议是一个敏感问题，因为人们对水的经历各不相同。

这一点不容忽视，因此，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的教育需要清楚地认识到，正如不应该强迫儿童游泳，而应该给予他们机会并鼓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一样，同样的包容性原则也应该适用于教师。

教师发展也意味着一些教师可能需要走出舒适区。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- 澳大利亚游泳™教师 (SAT) 认证计划提供了一种策略，为教师提供获得游泳和水上安全学科知识以及相应资格的机会。

教师压力，毫无疑问，有时还会遇到阻碍

然而，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改革所经历的斗争和反对都是必要的，这得益于教师们对这一过程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重视和信念。

在小学教授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性质涉及外部游泳教练和教师、行业和教育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，并且涉及

然而，在强调了专业发展中的社会批判原则之后，

“澳大利亚的几项研究都指出，课堂教师缺乏教授体育课程的资格。”

